

狂盜

蒋卜力 编著

慈禧

墓

翡翠马 碧玉枕 金麒麟 象牙球 正阳门 紫檀子 石木子 李子 莲花 明球

曹下力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狂盜慈禧墓/蒋卜力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34 - 3053 - 4

I. ①狂…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0704 号

责任编辑: 张蕊燕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0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18 字数: 25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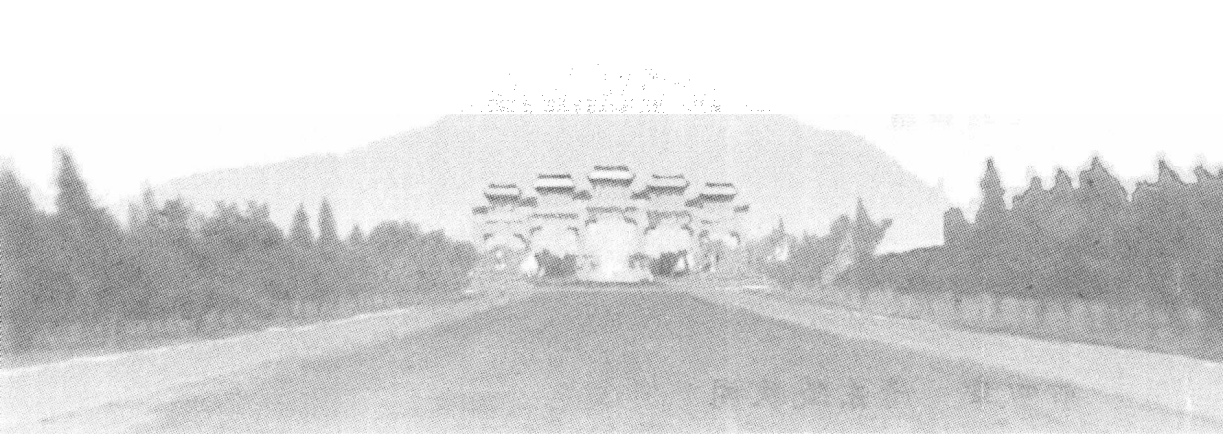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MLL16

第一章 噩讯传来

石破天惊的消息 / 2

共谋对策 / 5

二十年前的宝贝 / 11

冤家路窄 / 14

墓道残尸 / 20

紧急行动 / 22

第二章 地下交易

鬼市疑踪 / 28

狡兔三窟 / 33

英雄难过美人关 / 39

第三章 罪恶伊始

恐怖的东陵之夜 / 44

群魔献计 / 48

探访邱太监 / 51

第四章 清东陵轶闻

- 神秘清东陵 / 62
- 说不完、道不尽的孝陵风水 / 64
- 顺治帝的哀婉恋情 / 66
- 景陵始末 / 69
- 乾隆出世的风流佳话 / 75
- 乾隆途中生变 / 81
- 道光地宫的渗水事件 / 91
- 夕阳残照同治帝 / 97
- 东西两宫东陵选址 / 102
- 两个非常女人的生死较量 / 108
- 重建慈禧陵 / 119
- 狠心母亲苦命儿 / 127

第五章 流浪汉发迹

- 顽劣少年“成大器” / 134
- 黑夫子星夜点迷津 / 142
- 走上庙道会的神坛 / 148
- 投靠张宗昌 / 153
- 生命中的辉煌 / 164

第六章 盗陵经过

- 密访李营舟 / 172
- 枪炮声响起在东陵 / 175
- 普陀测虚实 / 179
- 大战桃花山 / 184

- 西沟村惊变 / 187
- 盗此墓者必死 / 191
- 雷过之处两片火海 / 195
- 旷世奇观 / 197
- 大火并 / 199

第七章 转移赃物

- 盗墓者的诡辩 / 204
- 妓院里的“皇帝” / 208
- 火烧大车店 / 213

第八章 八方贿赂

- 上海大血案 / 218
- 黄百川狱中行贿 / 227
- 行贿要员 / 231
- 司令的如意算盘 / 236
- 塞外寒秋 / 240
- 金条出奇效 / 244
- 宝物能消灾 / 248
- 销赃翻船 / 252
- 释放要犯 / 259

尾 声

- 孙殿英的最后归宿 / 266
- 劫后余生清东陵 / 268

附录一

奇珍异宝之渊薮 / 272

附录二

慈禧的葬宝单 / 278

第一章

噩
訊
傳
來

石破天惊的消息

民国十七年，也就是公元 1928 年，农历五月间，北平城的老百姓忙活着淘糯米、洗粽叶、染彩线、剥杏仁、嗑瓜子、打樱桃、摘桑葚，准备热热闹闹过端午节的时候，突然间，晴天霹雳般的惊人消息传来。

“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叫人给崩了，满地宫的随葬物品，满棺材瓢子的金银财宝，全叫人给盗走了！”

“那些珠宝价值两万万两银子，两火车皮也拉不完。”

这消息，像炸弹扔进火药库。于是，汉人和旗人，大人和小孩，男女百姓，纷纷议论开了。报纸满天飞，消息到处走。传遍了四城九区，连最犄角旮旯的人全都知道了。街头巷尾的许多闲谈客们，更是信口开河，奇想联翩，唾沫横飞地议论着。许多清朝的遗老遗少，贝勒贝子，嬷嬷格格，捶胸顿足地哭起来。乱哄哄，唧喳喳，吵嚷嚷，让你两只顺风耳听都听不过来，想堵也堵不住。

全北平城，不！整个中国，大大小小的人头儿，包括那些读《三字经》、填红模本的小学生，哪个不知道鼎鼎大名的西太后呢？虽说那老妖婆死了快 20 年，也许骨头都化成了泥，香魂进了阴曹地府酆都城，又有谁不知道她是大清国至高无上的皇太后呢？她十七岁就因为江南小曲儿唱得好，迷住了风流倜傥的咸丰爷，当了秀女选进宫，做了皇后娘娘，成了咸丰爷的心头肉。只可惜咸丰爷风流过了火，从小就损了身子亏了元气，成了短命皇帝。西太后年轻轻 27 岁就活守寡。别看这西太后年轻，27 岁就显出了杀伐决断的本事，同小叔子恭亲王鬼子六串通一气，诱杀了八个“铁帽子”王，垂帘听政，当起威武神气、万人景仰的皇太后来，把同治、光绪、宣统等三个儿皇帝当成了面人儿，搓了搓、滚了滚，捏来捏去成了四不像。

这皇太后比当今的皇上更加“金口玉言”，唾沫星子溅到地上都成满屋里蹦跹的珠珠，溅到大臣脸上都成了光彩润泽的油膏，没人敢抹掉。她吐痰可不像常人一样吐在痰盂里，而要吐在宫女们的嘴巴里，让宫女再吐到镶金缕玉的嗽盂里去。跟她走路可要特别小心，可千万别踩着老佛爷的

影子；她随便到什么地方坐一坐，那椅子、绣墩就要蒙上黄缎子。这就是皇太后的架势。

世上没有人比西太后更财迷的了。她住在堆金砌玉的皇宫里，睡的贴金床，枕的翡翠枕，使的用的没有一样不是金银翠玉的家私，头上戴的是九只凤的珠冠，脚上蹬的是镶着珠宝钻石的花盆底靴，她喝酒用的那把金酒壶，还装了特别的机关，一般人揭不开那个盖子，怕的是有人下毒。

每到午时，那自鸣钟上的小金人写出了“八方向化·守土来王”几个字的时候，西太后就命人把缙丝窗帘子拉起来，然后就把刚刚生过孩子的奶妈叫了来，让她脱去绣花袄，解开红兜兜，露出雪白的奶头来，在金盆里用净水洗了又洗，涮了又涮，擦拭干净，然后恭恭敬敬地跑到老佛爷的龙榻前，把奶头儿塞进老佛爷的嘴巴里，让她一口一口地吸吮。

“进入乳”是老佛爷的伟大发明。因为其他的什么燕窝、鱼翅、鹿脯、熊掌她都吃腻了，而且吃多了鼻子流血。唯有人乳最养人，哪个吃奶的小娃娃不是长得胖乎乎、圆墩墩呢？老佛爷执掌了四十八年朝政，在那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宫廷里活到73岁，其中有人奶的功劳。吃完人奶，老佛爷睡足起来，精神倍增，情绪最好，她此时最喜欢到“珠宝阁”去看视她搜罗的珠宝。她在颐和园和紫禁城都特意营建了大大小小的“珠宝阁”，里面摆满了名目繁多、价值连城的奇珍异宝。什么祖母绿、猫眼石、翡翠胆、琥珀魂、珊瑚掌、水晶碗、玛瑙尊以及金玉如意、刻丝手镯、珍珠项链、鸡心耳环、孔雀金簪、翡翠盆景、宝石樱桃、斑翎翠鸟、蓝田玉藕、宝石西瓜、金肋荷叶、碧玺大莲花、十八子珠镜等等，数不胜数。连老佛爷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宝贝。

西太后搜尽人世间最珍贵的宝物，她临死前吩咐李莲英——她最宠爱的太监说：在她死后，一定要把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切宝物都放到棺材里，埋到地宫中。她以为这样一来，那些奇珍异宝就永远归她所有了。谁知历史无情地嘲弄了她，在她死后20年，她在遵化马兰峪的那座建造了几十年的地宫，就叫军匪给炸开了。盗匪们把堆满墓道和堆满棺材的宝物掏出以后，还把西太后的尸体从棺材里抬了出来，放在棺材盖上，解了珠链，扒了她的龙凤袍，把内外衣上的珍珠宝石全都扯下来，把所有的葬宝盗个一千二净。好多人都说：要是她不把金银财宝整千整万地埋在地下，叫人看了眼红，壮起了歹人的胆，也不会惹出这毁棺裸尸的惨剧。

盗匪们不但盗了富甲天下的慈禧墓，还把乾隆皇帝的地宫也给挖开了。乾隆墓里的宝贝虽然不如西太后墓里的那么多，可是有些东西比西太后墓里的更值钱。因为大清朝从皇太极进关，顺治坐朝，康熙继位，雍正

篡权，传到乾隆的时候，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当时国朝鼎盛，他又用了军机大臣、贪污能手和珅，要了一套天衣无缝的敛财本领，查办了许多罪恶昭著、贪赃枉法的巡抚和总督，让他们倾家荡产地拿出搜刮来的大量珍宝赎命，这不但聚敛了大量的钱财，使得御库丰盈起来，还让他搏了“执政清廉”的美誉。乾隆在位60年，又当了三年太上皇，活了89岁。他这八十多年里，皇宫最好的珍物都被搜去殉葬了，据说光是金佛就有一百尊，还有清代的传国玉玺，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帖，宋元的山水画，孤本秘籍，明清彩瓷，不计其数。那是几千年来凝聚的民族精华和艺术精品。

这两座坟墓中的宝物加起来，赛过任何一个国家的宫廷财宝，这次东陵被盗，真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世上最大的盗墓案。

那时候，军阀混战，连年灾荒，在老百姓形容“涝了收蛤蟆，旱了收蚂蚱，不早不涝给官家”的年月，流氓盗墓、土匪挖坟的事情并不稀奇。天津卫知府张仁乐，派手下的衙役差丁专门在夜间去盗墓掘坟，把弄来的随殓玉挂件、金首饰，公开拍卖，标价出售。小民百姓的坟墓难保，就连当时叱咤风云、鼎鼎大名的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冯玉祥的祖坟，也没能保住。你说这成了什么世道？不管这些勾当发展到何种地步，皇陵是绝没有人敢盗的。因为盗皇陵是要灭九族、满门抄斩的。

虽说此时清朝已经灭亡，宣统皇帝溥仪也在1924年（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被冯玉祥将军联合李石曾等赶出了紫禁城，但是民国和清室还是订了五项条约。那条约是：

第一条：取消大清宣统年号。

第二条：岁费四百万元改为每年给家用五十万元。

第三条：即令宣统立即出宫，自由择房居住。

第四条：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派军兵保护。

第五条：清室所有财产分别公私，凡属公产归民国所有，私产归清室所有。

这条文规定得很明白。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还写了字据：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名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这陵寝是有军兵保护的。而且皇陵不比民坟。它外有风水墙，内有护坟圈，建筑坚厚，门户隐秘。清室在那里还派有守陵大臣，设有总管、翼长，驻着差役旗丁。像这样严密守护，重点保卫的地方居然被盗。

民国十七年出了这样震惊中国，轰动世界的大盗案，那些宝物就这样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叫人给盗走了，有良心的中国人，谁能平静？

共谋对策

宣统逊位后，搬出了紫禁城，带着一妃一嫔（实际上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绣到天津日租界宫岛街的“张园”，当了“寓公”。

“张园”占地 20 多亩，里面建有楼台亭阁，迴廊水榭。种着名花异草，养着珍禽异兽。中间还有一座颇为壮观的被天津人称为八楼八底的大石头房子。房子陈设古雅，雕梁画栋，赛似宫廷。原是前清驻武昌第八镇统制张彪用来做游艺场的地方。当溥仪看中了这所房子，这位前清都统真是“受宠若惊”，非但不收房租、电费水费，反而每天清早都扛着一把又长又大的芦梢扫帚，蠕动着矮胖的身体来给“皇上”扫院子。

溥仪初从紫禁城搬出来，虽然处境没有从前那样优越，可是摆脱了许多皇规、礼教和家法的约束，摆脱那个结巴巴的父亲，离开了隆裕太后的唠叨，倒也优哉游哉，其乐无穷。

他用不着锯门槛就可以在院子里骑自行车，学着洋人的样儿，拿一根烟袋锅似的“棍子”打高尔夫球；也可以带着婉容、文绣到开明戏院听梅兰芳先生的《西施》；他们还可以坐汽车到惠罗公司和隆茂洋行去买英国料子、钻石纽扣的西服。他纯粹是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戴着德国蔡司公司的茶色眼镜，手持司的克，臂上挽着奇装异服的美人，后面跟着三头德国纯种的猎狗，身上散发着古龙香水和密丝佛陀的香味儿。两位嫔妃这时候再也不喜欢那硬邦邦拖马蹄袖的旗装，而是戴着插羽毛的法兰绒帽子，帽檐上还垂着半截黑纱；穿起细蜂腰大喇叭花式的裙子，每天对着镜子学习外国女人行礼、鞠躬；揪着大裙子请安。不仅如此，他还带着她们背着日本人到“曹家花园”与忠于他的张作霖大帅会面。

东陵被盗后的一天早晨，他十点钟刚起床，懒洋洋地穿着睡衣在沙发上，刚喝完厨役送来的咖啡和牛奶，吃了两片西洋厨子做的三明治，又尝了新制成的草莓果酱，喝了一瓶矿泉水。婉容忽然跑来，指着《世界日报》，要他看吴稚晖写的一篇叫做《溥仪先生》的文章。

溥仪当惯了“皇帝”，现在虽当了“公民”，对吴稚晖公然在报上称他



为“先生”，觉得是对他人格的一种极大侮辱，是对他这个“皇上”尊严极大的冒犯。可转而一想，如今自己已经失势，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大发“皇”威。况且人家是学者，是名流，是新贵，是国民党的元老。那大号铅字，印在几十万张新闻纸上，是抠也抠不掉的。只好耐着性子看下去：

“……有三种动物，包围得溥仪密不通风，一是耗子，遗老是也；二是痨虫，皇室奴才是也；三是鳄鱼，奸商及古董贩子是也。

耗子之意，即言彼辈专做溥仪先生鼠窃。今日通都大邑出风头的遗老，陈宝琛哩、郑孝胥哩、罗振玉哩，昼伏夜动。他们今天碰响头，拿了书画走了；明天谢天恩，领了古玩去了。好东西都被那些拖辫子的官老爷搞了去。

痨虫者，即附入骨肉，不钻死溥仪不歇手。最大的痨虫巢穴，便是宫中的内务府，以绍英为首领的那一班“忠臣”。

鳄鱼者，银行、交易所、古董奸商都是。他们专吃死人不吐骨头。溥仪先生连老祖母慈禧的结婚礼物都拿出去抵押，就是还想做那劳什子关门“皇帝”。

耗子一大堆，痨虫塞得气不得透，鳄鱼哈哈大笑。大小中外鳄鱼布满了东交民巷、前门、东四牌楼、王府井、琉璃厂等处……

溥仪看了这篇措辞尖刻，切中要害的文章，虽然心中不快，哭笑不得，却也不能不佩服吴稚晖的辩才和眼光。吴稚晖文章的本意倒是为他鸣不平的，因此他越品味越觉得吴稚晖说得对，他甚至还想给吴稚晖写封信，感谢他对自己的“苦衷”体味得这样深切。

他丢下了《世界日报》，拿起一份天津的《益世报》，想看看最近有什么有趣的桃色新闻，即刻几个醒目的大字刺入眼帘：

“乾隆、慈禧两陵惨毁
尸骨寒曝，葬宝劫掠一空。”

他又翻到另一张《民国日报》上面写着：

“豺狼入室，虎豹临宫。
空前绝后的大盗墓案!!!
清东陵惨遭劫难，大批珠宝投暗。”

溥仪看着看着，这些报纸旋转起来了，天花板上的吊灯旋转起来了，

墙上挂着的列祖列宗的遗像也旋转起来。他只觉得自己像腾云驾雾一般，头痛、胸闷喘不过气来。他突然惨叫一声，如遭雷电击般昏死过去了。

当婉容、文绣及英文教师任萨姆赶到他身边的时候，只见溥仪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痉挛，全身抽搐，跟发了“羊痫风”一样。

婉容急得号啕大哭，文绣急得直跺脚，溥佳连忙掐他的“人中”，哭哭喊喊的忙作一团。还是任萨姆比较沉着，她喊：“阿瑟（溥佳的英文名）、莉莉——（溥仪三妹温英的名字）、廉姆（溥竹的名字）快去请东洋医院的日本大夫来。”

这些少爷小姐这才得了要领，忙打电话，又派汽车，去把日本医生石丸志都磨找了来。石丸慌忙赶到，急忙量血压，听心脏，打强心针，熬上等吉林人参汤，才把他救了过来。

一醒来，溥仪就号啕大哭，想到自家的祖坟被盗，失去了那么多价值连城、难以再得的宝贝，他所受到的刺激，比当时冯玉祥把他赶出故宫时还严重得多。回想列祖列宗，生前是何等的威严，何等的荣耀。如今被人毁棺裸尸，施尽凌辱，这更触动了他多年的积怨，无限的酸心，因此他捶床捣枕，直哭得眼泡鼻肿。站在旁边的大臣、遗老们，像载润、载振、载泽、溥沂、铁良、朱益藩、陈宝琛、胡嗣援、万抚绳等人，也都相对流泪，黯然神伤。遗老遗少和其他亲王贝勒们全都激动起来了。不论是隐居或是还在社会上活动的；不论是消沉或是没有消沉的，都纷纷来到“张园”，一来吊唁祖宗，二来安慰“皇帝”。一时间，清室驻津办事处前，人来人往，车辆络绎不绝。

溥仪下令把开游艺会的大房子改做灵堂，摆起乾隆皇帝的遗像和慈禧太后的加冕像。溥仪领着爱新觉罗合家子侄嫔妃，以及宝熙、耆龄、载泽、载琪、载振等几百人，穿着大丧孝服，缠黑纱，戴纸花，长跪在地。内务府官员们献了牲、酒、玉帛。萨满念完了冗长的“祝版”，溥仪和所在奠祭的人都哭得死去活来。

溥仪叩头流泪完毕，喃喃自责地说：“列祖列宗，圣灵在天，不肖子孙溥仪，承登大统三载，未能保住皇位，还被民国驱除，偏安一隅，朝不保夕。祖宗陵寝未曾亲往谒叩，致使盗贼得逞，惨祸迸发，圣骨涂炭，葬宝被劫。诚为生人，罪该万死。我等众人，同仇敌忾，决向民国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缉拿凶犯，追回葬宝，此仇不报，绝非爱新觉罗子孙。”众人齐声复诵：“此仇不报，绝非爱新觉罗子孙。”上下一片悲声。叩头无数，砖地泪湿，从下午三时开始，直至傍晚方休。

是夜，溥仪召开了“临时御前会议”。醇亲王及亲王载振等 20 多人参

加会议。这些国老朝臣，一个个皓颜垂首，情绪沮丧地坐在长桌前。

溥仪仍是未语先悲，嚤嚤啜泣地说：

“东西二陵，埋葬着九皇帝后，优待清室条例中，明明有‘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派军兵保护’这一条。我们自己还有守陵大臣护国公毓彭在那里……”

宝熙插言道：“启禀皇上，您快别提这一条了，坏就坏在这派兵保护和守陵大臣毓彭身上。毓彭这败类，自从到了东陵以后，自恃天高皇帝远，早就背着我们干了许多伤天害理，吃里爬外的事情。”

溥仪说：“你倒说说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宝熙犹豫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说：“他串通了内务府郎中博耳庄武、麟祥，同遵化商会副会长陈敬斋，会同北平西珠市铺陈市‘复兴永’经理张振裕，变卖各陵金银器皿、软片、五供，听说这次盗陵，他合伙分赃，得了十七万大洋。”

“砰！”的一声，溥仪把手中的黄龙盖碗摔到地板上，欠起身来望着下面大声吼叫着：“毓彭这东西来了没有？”

“启禀皇上，我早就在这里静候多时了。”只见毓彭不慌不忙地从人群后闪出来。他先白了宝熙一眼，然后跪下打千，竭声辩驳道：“皇上！他们都是血口喷人，污人清白，说我入伙分赃，有何确凿证据？”

耆龄从袖筒中拿出一纸：“我们收到参奏弹劾的奏折，取得穆阿展和瑞堂的口供。”

毓彭这时有些沉不住气了，但还是故作镇静地说：“这穆阿展和瑞堂都是信口开河……他们嫌自己分得太少了。”一语道破了天机，毓彭自悔失言想收回已经晚了，只好憋着红脸，站在一旁不语了。

溥仪气得浑身打战，指着毓彭说：“你身为爱新觉罗子孙，是堂堂列侯勋戚的后代，却干出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情来。给我把他抓起来，革职查办。”

于是许多在旁伺候的年轻贝勒，尚武贝子，一窝蜂围了上去，把毓彭按倒在地板上，扯烂他的袄襟，把他反绑起来。毓彭是六十好几的人，那里经得这种手脚，不一会儿，头皮擦掉了一大块，门牙也被磕掉了两颗，满头满脸血糊拉撒的，张着嘴直喘粗气，那被捆紧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就像鸡脚爪一样乱颤。

“快说！墓是谁盗的？你当时干什么去了。”载壕等人逼着问他。

毓彭气喘吁吁，还负隅顽抗地说：“四月二十九日，马兰峪一股土匪，突然围了上来，把我和所有的翼长旗丁全都抓了起来，关进了景陵大殿。

我被他们双手反绑在楠木大柱上，生不得生，死不得死。只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乒乒乓乓，以后又听说是什么国民军和土匪干起来了。第二天又听到放炮和炸地雷的声音。我被他们关在大殿里，三天三夜，没有喝水，没有吃饭，到第三天晚上，那些看守我们的军兵都去抢珠宝去了，我们中间有一个人绳子松了，他下来把大家都放了，我们才活命连夜逃出来。我在玉田县一家老百姓家躲了七天，才把手上的伤养好了。我可真的没有参加盗陵啊……”说完又哀声哭了起来。

“掌嘴！到此时还诡言狡辩！”载涛一声令下，几个后生走了上去，给毓彭一顿拳脚，只听“咔嚓”一声，接着是一声惨叫，毓彭的肋骨被人用朝靴踢断了，顿时昏死过去，溥仪只好命令众人把老东西抬了下去，以后再作处置。

众人七手八脚，拖拖拽拽地把个半死的毓彭弄了下去。只见地板上淋淋漓漓，原来是毓彭忍痛不禁，尿了一地，尿和血水弄得满屋狼藉。差役赶忙弄拖把、墩布擦了半天才算弄干净了。一个“御前会议”被弄成这样稀里哗啦的样子。

溥仪待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过去以后，才唉声叹气地说：“看来这东陵是被土匪和军队所盗，土匪是什么人，军队又是什么番号，除了太后和高宗的陵寝以外，还有哪些地方被盗，到底弄到什么程度，我们还不得而知，你们要赶紧派人搞清楚。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快商定善后办法。”

镇国公载涛献策说：“首先必须通电全国民众、报刊，呼吁列强支持；第二敦请民国政府，火速缉拿凶犯，追回葬宝，修复陵寝；第三赶快筹集款项，购买棺木，派员去东陵重殓二位陛下遗骨。”

会议正开着的时候，去北平打听消息的溥衍回来了，并带来了遗老们捐集的重殓祖宗的十多万大洋的银票和银圆。溥仪对清族遗老们在祖宗遭难时的这种慷慨解囊的大义行为十分感慨！当即指定了宝熙、耆龄、载泽、载润、载振、载洵及侍郎陈毅等七人，前往东陵查勘，执行善后措施。随即又问下面的人说：“时日这样紧迫，到哪里去寻那样上好的‘梓宫’？”

内务府贡领绍英，连忙接口回答说：“太后‘梓宫’，原系坤伶李桂英亲戚所开的木厂制作的，兆祥所和钦天监的爷们，全都知道这家木厂，我们不妨再到那些地方寻去！”

溥仪随即将溥衍从北平带来的一张五万元的银票，对绍英和宝熙等人说：“你们赶紧亲自去找找看，不管花多少钱，都要买一具上等的寿材，

否则祖宗在地下何以得安，我等在世上何以得息？”

绍英、宝熙等人垂手点头称“庶！”

“御前会议”散了以后，宝熙和耆龄、绍英等人，连忙坐第二天上午的早班火车赶回北平。